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
第三十二回 鎖空房金蟬脫殼 明大義寶鏡重圓

卻說王蘭出了後門也不套車，遂步行至江府，一直入內，見伯青、從龍，二郎、漢槎，柳五官等五人坐在書房內，正談論王蘭的事。因從龍朝回，程婉容說及洪靜儀親來訪問洛珠消息，又被小黛搶白了一頓，多分他此去與洛珠吵鬧，叫從龍去尋王蘭說明，該如何處置，好早為準備。從龍即至伯青處商議，「若逕去通知者香，怕的靜儀已至那邊，他心里正疑著其中是我與楚卿調撥，見了面倘或數說幾句，又不能與他較量，反難以為情」。二郎道：「我久知此事必要發作，沉屬在耳目，難免沒人傳說，何能久瞞。卻不料他曉得這般透澈，連在在田家寄頓多時他都知道，這可不是怪事。」從龍正欲遣人去請王蘭，忽見王蘭怒氣勃勃的走進，眾人起身讓坐。王蘭即細說靜儀去鬧的一節，「誰知是三桂兒告訴他的，這個奴才還容得麼？」從龍點首道：「好呀，我說若沒有內裡的人去告訴，何以尊夫人連由我處發腳，他都曉得呢？然而我看三桂兒那孩子，跟你不止一年，平日不是個好多嘴的人。此中仍有曲情，者香尚宜緩緩察訪。」

眾人正說著，見連兒領了三桂兒上來。王蘭頓時心頭火發，大罵不止。三桂兒跪在地下，將前後情由細稟。「所以小的等兩人只好躲避到這裡來，如果小的多嘴，情甘處死。爺日後都訪得出的」。從龍道：「果然其中另有曲情，實係尊夫人威逼他們說的。」王蘭聽了，方才明白不能盡怪三桂兒，喝令起去。又見打聽的家丁也來了，說：「大太太已回。因為沒有尋著老爺，三桂兒又走刀了，反被二太太翻過臉來，說大太太無故來鬧，竟狠狠的給大太太個下不去。大太太反認了錯誤，方許出門。」

二郎拍手稱快道：「柔雲真乃可兒！竊恐尊夫人威風，今日洗刷殆盡矣。」王蘭亦自歡喜。伯青道：「你們且慢得意。洪小姐雖掃興而返，回去必與洪老商量，定然要重來尋鬧。柔雲只可瞞得一時，若細為訪問仍要破漏的。終屬真的是真，假的是假。」

倘再來的時節，任他柔雲口若懸河都難掩飾。洪小姐必定加倍報復，柔雲又是個烈性人，他給人下不去是能的，人給他下不去那是不能的。怕的激出別樣事端。」從龍等亦說：「伯青所慮甚是，者香要早為打點。」二郎道：「那也不妨，最好趕緊將柔雲接了過來。留下一所空屋，還怕他拆了去麼？爽性者香也不要見他的面，縱然洪小姐有天神手段，亦難施展。」眾人聽說，同聲稱善。即催促王蘭速去為是，「怕的尊夫人一得了實信，即要再來」。

王蘭此時也被眾人提醒了，忙喚進三桂兒，叫他速往新宅內「接了二太太到雲府裡去，所有搬不及的物件，隨他去罷」。一面又囑五官去收房子。三桂兒答應，飛風去了。五官即叫人去貼了收回的房帖，「俟王大人新太太走了，即將大門關鎖。吩咐該段巡兵照管，不許旁人嘍我的房子，就說是東府裡王爺的」。王蘭又喚進家丁，細問彼此吵鬧的情由。眾人聽了，個個稱贊洛珠遇事有膽有識，又有權變。少頃洛珠到了雲府，婉容與小黛接入內堂。將帶來物件，暫且堆置一間空屋內。王蘭另在江府住下。

再說洪府家丁至新宅左右訪問，方知果是王蘭尋的房子。連闖數處，皆是一般說法。即匆匆回來稟明洪鼎材。靜儀聞說，直氣得目瞪口呆，連稱「罷了，不料娼婦竟有如此大膽，我反被他愚弄，真真愧死」。洪鼎材亦怒對靜儀道：「我兒你爽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此番再去切勿信他欺詐。好在訪實了，不容他巧辯，竟將他抓了回來，慢慢的擺佈他。」靜儀即吩咐備轎，又帶了男婦等人直奔新宅。

眾家丁起先受了那些吆喝，此時人人擦掌個個磨拳，恨不一步跨到新宅裡，打他個落花流水，好出胸中惡氣。橫豎打出事來，有主人料理。不一會，到了門首，見門已扁鎖，貼了業主收回的帖子。眾人吃了一驚道：「怎樣手脚做得這般迅速，曉得我們要來，預先走脫了麼？」只得至靜儀轎前回明。靜儀一路上煩惱萬分，愧恨交集。愧的是本來尋娼婦吵鬧，反受了他一頓惡氣；恨的是將來如何對人？丈夫的一個小婆子，我都奈何不得，倒被他占了上風。惟有此次重去，加十倍的報復那娼婦。王蘭必定出頭，即與他把命拚掉了，自有我父親作主，與他理論。

正在籌畫間，忽聞眾家丁來說：「新宅門已封鎖了，並有收回原房的帖子貼著。」靜儀道：「胡說，就是鳥也飛不得恁快。他本有後門可以出入，怕的我們再來，故將大門封鎖，他等卻躲在裡面，你等到後門首去看。」眾家丁急忙繞向巷內，見後門也是閉著，只得又轉身回來。靜儀道：「不問他走與不走，你們代我打了進去，看行什麼動靜？」

眾家丁正欲上前打門，見道旁走過幾名巡兵來，喝住道：「你們是那裡的？人家一所空房封閉著，又沒有人人在裡面，要打開了做什麼？」眾家丁道：「你們問做什麼？我們早間在此還有人住著，怎麼半日工夫就搬走了？我們是洪大人府內來的，不管他搬不搬且打開來看，果真沒有人人在內，也會尋房主說話。」

眾巡兵冷笑道：「你們不要胡塗，什麼紅府黑府？你知道這房子是誰的，是東府裡王爺買下給柳五官的。你們要打開不妨，待我們去回明了。王爺叫你們打開，那不干我們的事。你要尋房主子，你們有大腦袋，只竹找王爺去。此時要私自打開了，卻不能。」內中有一個老年巡兵道：「你等不必同他嘍嗦，址好讓他們打去，打開了我們再去回王爺，看他們可吃得起這注兒。」靜儀在轎內聽得明白，早知王蘭又預為準備了，若再討個沒趣，更難為情。即止住眾家丁不許亂動，吩咐轉轎。眾巡兵哈哈大笑道：「我說你們也沒有這般膽量和王爺碰去，終不成雞子敢同石塊撞嗎！還矜張什麼紅府兒黑府兒，就這麼算了罷，別要臊壞了我們。」靜儀的轎子尚未走遠，聽了分外羞愧，切齒痛恨王蘭、洛珠兩人。

回至府內，細說與他父親知道。依靜儀的意見，即要他父親去封了房屋，房主自然出面，尋他兩人說理。洪鼎材深知柳五官是王爺極寵愛的，連魯道尚不能奈何他，何況於我。「倘或我去封房，王爺即挺身直認是他的房子，我豈不得罪了王爺？」遂用好言勸慰靜儀，叫他不可性急，慢慢再尋事擺佈他。「料想他既走脫，打開門來也是沒用。終久都要見面的，難道就是這樣罷了不成？」

靜儀無奈，回後氣的晚飯也不吃，即和衣睡了。次日推病不起，惟時時恨罵不絕。早有使女們得了此信，來稟知夫人。洪夫人聽了，點頭長歎道：「我原說難以討好，果然應了我言。阿彌陀佛！此乃自作自受，怨不得旁人。早知聽我一半句霉話，也不致如此。」又聞靜儀氣起病了，洪夫人痛恨女兒出乖露丑，也不去看視。「如果他真氣死了，倒是我洪門造化。將來傳說出去，不知彼此人家怎生談笑！」

不提洪府這邊，各人有各人心事。且說王蘭將洛珠寄頓在雲從龍處，自己住在江府，終日與伯青、漢槎說笑。有時在辦公所在碰見洪鼎材，即早為趨避，或躲藏不及，見了面惟說公事煩多，不能回來。洪鼎材當著眾人，無可如何，也只得含糊過去。

又隔了多時，這日相巧在街市上遇見，洪鼎材硬將王蘭扯入京，我又不這樣說了。」王蘭笑道：「本是楚卿不好，怪不得五官動氣。人家此時心內不知怎生難過，你還取笑仙。明日五官到了你任上，罰你出城四十里迎接，每日要加倍供應，還要早晚問安。若錯了半點，五官給個信，我們人眾都不答應你。」二郎笑道：「應該，應該，算我以功贖過，沒說供應他，迎接他，那怕罰我代五官倒馬桶提尿壺的服侍，我總願意。」引得滿座縱聲大笑，五官也「嗤」的一聲笑了。

五官又起身與眾人把盞，無非彼此諄囑些別後的言語。伯青又囑咐五官，「置的房屋，若真欲脫手，可以得價即售，就是短缺少許，也只好看破些。好在你這幾年，收的房租也過頭了。實在出脫不去的，不妨懇求王爺代為照管，諒王爺也不能不應許你。你即可挾資到南京來，我家房屋甚多，不乏你的住處。你也可以不必到他們任上去，究竟帶著財帛四路行走，終屬不便。況金陵山水不減京中，那些名勝之所也很夠你逛的。」五官道：「我也懶得東奔西走，受那無辜的風霜，不過我嘴裡這麼說。我自然到南京來投你的為是，你卻要收拾出一進幽雅的所在讓我棲止。不然即與你府中金小麗同住，也可以使得，我久聞他亦是個怪有趣的。」

從龍搖頭笑道：「伯青未免欺人太甚，五官倒有心念舊，不忘故交，每處居住一年，可以大家盤桓。伯青偏要招攬他常住在南京，又不許五官到我們任上來，分明你嫉妒太深，要瓊枝獨佔。不知五官出京，非走山東不可，我先知會子蹇留住五官，不放手到

南京去，試一試我們當路而要的手段。竊恐伯青彼時，也無可如何！」五官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個香荷包，你們爭著什麼呢？我爽性連京都不出，你們大眾亦無可如何！」說得眾人笑了一回，反覺愁腸頓掃。傳杯遞盞，直飲到三更以後，大醉而散。

且說洪鼎材夫婦連日料理女兒行裝，好隨他丈夫赴任。靜儀見他的時候，何等性急？恨不暫時與他拚命，方泄胸中氣悶。今日難得他被我拘束回來，你縱然不好一見面即翻過臉來，也該審問他個理屈詞窮。然後等我責以大義，不怕他不低頭折服。那料你信他巧語花言，又被他脫身而去，還要被他笑我洪家不敢得罪他，欺你如稚子一般罷了。我也是白惹閒氣，一百歲你們是夫妻。好也罷歹也罷，我做丈人的何苦枉結冤仇。」說畢，怒衝衝出房面去。

靜儀正受了王蘭哄騙，一肚悶氣無處發洩。此時又被他父親埋怨，氣上加氣，實在難受，於是放聲大哭，眾婢再三勸慰。氣的一連三日水米不沾，眾婢忙去稟明夫人。洪夫人雖說恨著女兒，到底是他親生的，只得到靜儀房內反覆開導一番，靜儀方肯進點飲食。

晚間，洪夫人又與洪鼎材計議道：「女婿女兒別氣，不是長策。女婿雖是少年心性，趾高氣揚，然而納妾是丈夫的常事，卻怪靜儀不能容物。非是我放肆，說你不好，當日女兒得信要去尋鬧，你做父親的應該從中攔阻，善為調停。怎麼反慫恿著女兒去，未免老爺失於檢點。而今靜儀已被我說平復了，他也在那裡懊悔以前孟浪。最好仍將女婿勸回家來，連那聶家女子都帶至府中居住，可以大眾相安。況你我皆是半百以外之人，只有這一個女兒，原是贅婿養老。若他們夫妻參商，你我何以為情？如怕聶家女子不安於室，只要靜儀處處以禮相待，他也不能吹毛求疵尋事。」

洪鼎材聽了，半晌無言，歎口氣道：「我豈不知女婿女兒反目，終非了局。既然靜儀能容他丈夫娶妾，可以接回一同居住，此乃好事。但是叫我低頭去請王家那小畜生，我死也不能，除非我不是他丈人才可。」洪夫人笑道：「你真個傻氣了，誰叫你陪女婿的禮去，互古及今也沒有這個情理，我自自有善處之法。外面仍要叫他至我家陪罪，給你個面子。」洪鼎材點頭道：「隨你怎生辦去，豈有女兒願意夫妻和好，你又一力作成，我反不願意麼？可不是笑話。」

次日，洪夫人又到靜儀房內，將昨晚與他父親商酌的話對靜儀說了，勸他從此要夫婦和睦。就是新來的人，你以禮待他，他也不敢藐視於你。何況你夫妻以後日子甚長，此時即你爭我鬥的，將來除了父母，你又依靠誰呢？切不可勸了女婿來家，你的舊性復作，那就一裂再難複合了。不是我說句短氣的話，婦道家都要欠缺三分。不見我與你父親有時口角起來，他果然真動氣，我即暫避；待他氣平了，慢慢的與他說理，甚至他自己認錯，豈非省了煩惱，又占了便宜。」靜儀昨日被洪夫人勸說，早回了五分心意。今日洪夫人又將長警短的說了一番，惟有唯唯答應。

洪夫人見他已心願意服，只是不好說出口來。遂起身吩咐外面備轎，到雲大人公館裡去，即回後穿換衣服，上了轎。少頃已至雲府，家丁上前通報。程婉容聞說，向小黛說道：「日前小的來此，今日老的又來了，不知又有甚等新聞。」小黛道：「不過仍為柔雲的事。我久聞洪夫人是個賢淑持家的人，斷不似他女兒那樣不明道理，出口傷人。我們自然要會他，不然還說怕了他呢，見景生情的打發他。」婉容點頭稱是，即同了小黛迎接出來，邀請洪夫人入內。

程林二位夫人以尊長之禮相待，洪夫人再三謙遜，頂禮相還。彼此入了座，洪夫人即謝了女兒前日造次的罪。「此番到府非為別故，談起來令人羞『頓』。遂說自己如何責備女兒回心轉意，「現在惟祈雲大人邀約小婿的一班好友，代勸小婿回家。那聶家女子久住外面亦復非是，可一同到舍下居住，小女斷無話說。這事全仗二位夫人大力成全，愚夫婦感激不盡。並聞聶女刻下住在尊府，可容喚來一見，待我當面寬慰他一番。小女縱然不是，我今既出面凋處，此事斷不能使他抱屈，亦令仙放心得下」

婉容、小黛聽了，欠身連稱言重，「既然夫人調停，不使聶女失所，又可從此相安，是極好的事。令婿亦該無異言，可請放心，我等無不盡力」。回頭即吩咐使婢至後堂，「請王大人新姨娘出來，謁見洪老太太」。使婢答應，去了半晌，領著洛珠出外，又有一名女婢搶步上前鋪設紅氈。洛珠不慌不忙走至堂中，深深行了四禮，拜罷襖衽低眉侍立一旁。偷睛觀看洪夫人，大非靜儀可比，滿面慈祥和藹，卻似一位太夫人氣概。

洪夫人見洛珠下拜，也立起答了半禮。細看洛珠宛似盈盈出水芙蓉，裊裊臨風楊柳，肌豐骨軟，態度安閒，暗暗贊賞道：「果然好個孩子，怪不得女婿留戀他，真乃我見猶憐。此女外貌既如此安舒，必不是個悻悻逆理的。」遂命女婢取了一張小杌，命洛珠坐下，洛珠謝了坐。

洪夫人道：「日前的事我已盡知，不用細說，此時前情一概不問。所以我特地過來與二位夫人相商，意在擇日接你回去，與小女一同居住。你若慮小女有欺負你的處在，我可一力擔承。然而我看你是個聰明人，料想你禮法也是不錯的，彼此各盡其禮，還有何話可說？你心內揣度揣度，看我的話是與不是？就是我女婿，我已請了雲大人與眾位大人勸他回去，你何能一人住在外邊？」

小黛接口道：「既洪老太太如此吩咐，柔雲姐姐宜回去同住的為是。洪老太太是待人極好的。」洛珠立起身來，回道：「蒙老太太不罪前愆，已是格外恩典。那日太太到我那邊，我亦未敢藐視，因太太實在罵得人難受，千媚婦萬媚婦的不絕口。老太太明見，這是最傷人心的。所以我才放肆辯白了幾句，是有的。既老太太諄諄切切，叫我回去，我還能倔強嗎？老爺何日回去，我隨了過來，給老太太，太太請安請罪。」

洪夫人聽說，深知洛珠口角利害，這一番話軟中有硬。他卻一口咬定，王蘭肯回去，他方隨了過來。分明使乖，兩處不落褒貶，而且理上又說得去。「我家那個粗笨任性的寶貝，如何是他對手」。遂道：「也好，你就隨老爺回來罷。你亦要勸解老爺，不可執意。你勸了老爺回去，非獨我喜歡你，就是我女兒與女婿和好了，日後也要感念你的，自然即情投意合。本是我女兒不好，可知終屈是一家人，能別氣到底麼？徒惹外人笑話。好孩子，你外貌既好，心地定然是不胡塗的。你聽我說的可是不是？」洛珠連聲應答。

洪夫人又與婉容、小黛說了些閒話，遂起身作辭。又執著洛珠的手道：「明日我央人勸轉你老爺回府，你卻不可扭難，是要同著來的。」婉容道：「夫人但請放心，若令婿王大人果肯回去，新姨娘交在我們身上送至尊府。」洪夫人謝了又謝。洛珠隨著程林二位夫人直送洪夫人至前廳上了轎，方轉身回後。

小黛笑道：「他家明知鬧不過去，所以老的出頭做個好人。我想柔雲姐姐是不能不到他家去了。」洛珠道：「我正要到他家去，難不成他洪家有老虎吃人麼？好在他女兒已領略過我的生活，若待我稍有參差，我仍然鬧了出來。那時請下天神來同我說，我都不依從了。」

少頃，從龍、二郎回來，婉容、小黛將洪夫人來意說了一遍。「無非請你們勸他女婿回去，我們已應承了」。從龍道：「洪鼎材的夫人倒有點見識，勸了者香回家，必要帶柔雲同去，此乃善處之法。若不如此，者香斷不肯回去。來日我去約了祝、江等人，一齊勸他，不怕者香不行。凡事要循理准情的做，自然回去為是，終不成一輩子兩處住麼？難得洪家來請，也好趁勢落篷了。」

次早，從龍、二郎套車至江府，先與伯青說明洪夫人之意，請我們從中解勸。伯青亦深贊此舉甚善，即約了王蘭過來，勸他回轉洪府，並說：「洪夫人昨日親至在田處，說了尊夫人多少不是。與柔雲已會過面了，允他回去毫無異說，若有半點參差，你與柔雲仍可出來。那時也無顏面來謫你們。」

王蘭初時立意不行，被從龍等人再三勸說，方才應允。即同從龍回府，問明洛珠可願意回去？洛珠笑道：「我怎麼不願意回去，還要被他家笑我們膽怯呢！看他們若何處置，再作計較。」王蘭聞洛珠願意同回，亦無話說。擇定後日同往洪府。

從龍即差人先向洪府送信，洪夫人聞說女婿肯同洛珠回來，好生歡喜。又到靜儀房內囑咐，「見了丈夫，切不可又使性子。就是聶家女兒，他待你禮儀不錯，你亦不可尋事。倘再被他得了理去，即難處置」。又叫在後進內收拾三四間房子，讓洛珠居住。所有應用的物件，皆與靜儀那邊一樣。

到了這日，洪夫人清晨起身，梳洗已畢。女婢上來回道：「姑老爺同新姨娘回來了。」洪夫人出了房門，早見王蘭在前，洛珠

隨後進來。王蘭搶步見洪夫人請安，洛珠重新叩見。洪夫人即命請了洪鼎材入內，受了洛珠四拜。王蘭說了多少認罪的話，洪夫人笑道：「前情一概不提了。但願你們夫婦三人，從此同心和好就是了。」又叫女婢去請小姐出來受禮。少頃，女婢來回道：「小姐說身體不快，不好出來，好在自家人，見與不見都是一樣的。」洛珠立起道：「既然太太身體不爽適，我理當去看視。」

洪夫人道：「也罷，你進去與他談談，省得他；乜來受了風，倒不穩便。」遂命女婢引路，同了洛珠到靜儀房內。女婢先進去回明，靜儀反覺羞見洛珠，仍欲推托。洛珠早掀簾走入，見靜儀尚未梳洗，斜靠一張小幾坐著。洛珠近前深深下拜道：「日前冒犯太太，罪該萬死—蒙老太太格外恩典，寬恕不究，特命過來見太太請罪。」說著，又拜了下去。靜儀見了洛珠滿面通紅，只得老著面孔，用手攏住道：「前日均有不是，既已說開了，自家人還有什麼記恨。」即拉洛珠在上首坐下，問答了一回。靜儀起身梳洗，洛珠即親自代靜儀整衣拂鬢，殷懇勤勤小心服侍。靜儀倒覺不安，暗念洛珠為人原來甚好，懊悔前日自己太孟浪了。

過了一會，王蘭也進房來，向著靜儀深深一揖，自認了錯。又問近來身體如何？靜儀本是個喜趨奉的人，今見他兩人兢兢陪禮，前情早已置諸腦後了。笑道：「我也沒有什麼，就是你們日前擺佈得我太狠了。我從今也深知老爺與姨太太的利害，再也不敢尋蒼蠅到老虎頭上去。你們亦不可算計著我，我實在氣不起，留條活命過過罷。」說畢，引得一房的人都笑了起來。又見洪夫人來請他們用飯，今日是盛席款待，因為洛珠初次回來。靜儀也同著他們出來吃飯。

白是洛珠住在洪府，洪夫人即命人眾改口稱姨奶奶，不准輕視。數日之間，上下人等沒一個不贊他好。他又曲意事奉靜儀，無微不至。靜儀此時競待洛珠如姊妹一般，王蘭見妻妾已和，亦放下心來。不時小攏遣人接了洛珠去玩耍，有時婉容、小黛二人到洪府來，他們反覺比前加倍稠密。

這一日，王蘭朝回，正與一妻一妾閒談。忽見三桂兒上來道：「江老大人那邊著人謫老爺過去，說有要話面談，請老爺不必耽擱。」王蘭聽說，即忙更換衣服，套車直向江府而去。未知汁丙謙來請王蘭有何要事面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